

恒頌 著



被俘的戏班子

漓江出版社



被俘的戏班子

(桂)新登字03号

被俘的戏班子

恒 颂 著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陆军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.875 插页1 字数148,000

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230册

ISBN 7—5407—0855—6/I·596

定价: 3.20元

袅袅不绝的历史余音

——序《被俘的戏班子》

江建文

战国时郑人列御寇曾用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来形容女艺人韩娥的歌声，如今读恒颂的小说《被俘的戏班子》后，也有“余音绕梁”之感。小说既非歌曲，小说家也不是歌手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作品读过就读过了，又何来“余音”，怎会“绕梁”呢？然而，这种感受却是真实的，并没有虚妄的成分。仔细想来，这大抵是出于小说取材于历史——1946年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，向中原地区解放军进攻，所谓“戏班子”，其实是化装突围的解放军文艺战士。而包括这次进攻在内的整个历时四年的解放战争，本身就是一部悲壮的英雄乐章。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，解放战争早已成为过去，悲壮的英雄乐章也早奏出了它的终了曲；但乐章中那一连串激动人心的音符，却能超越时空，为当代的小说家所感召、所把握。于是，通过艺术的匠心营运，在时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，让它们回响在作品的字里行间。

如此说来，历史也是有声的了？是的。历史并不仅仅是记载于史籍的历史，它首先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；然而，或被历史家记叙于史册中，则不惟是有声的，而且还是审美的。人们常说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历史进程是悲剧或喜剧，评论某某历史人物是悲剧式的或喜剧式的人物，都分明把历史与审美从内在本质上联系了起来。马克思说：“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，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，可以说都出现两次。他忘记补充一点：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，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。”又说：“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，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别的错误，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。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。”悲剧或喜剧本是美学的范畴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居然能够被概括到美学的范畴中，决不是偶然的。这一论断不仅让我们懂得什么是历史，也让我们懂得什么是美，以及什么是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、诗歌和戏剧之美，等等。

《被俘的戏班子》正是从艺术的审美的角度观照历史的。在小说所写的那个特定年代，“新生的世界”的缔造者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和作为“现存的世界制度”的维护者的国民党当局之间的斗争，是一场决定着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斗争；其规模之宏大、程度之激烈、过程之曲折，都足以震撼人心。然而，小说家写历史不同于历史家写历史，后者需要保持历史具体的真实，前者却追求艺术的真实。于是，小说家完全可以，也必须从历史的总体

进程中，选择某一阶段或某一事件，然后加以深入地开掘和提炼，并使之典型化。即如本书的写作就是在解放战争这一伟大的历史题材中，选择了一个很小的局部——只有二十来人的某部队京剧队化装突围的事件来充当题材的。书中主人公以民间戏班子的身份出现，但没能瞒过国民党军、警、宪、特等的眼睛，被识破而当了俘虏。被俘后，他们凭着机智、勇敢和坚定的革命信念，终于战胜重重艰难险阻，回归革命队伍。正因为这不是一般的、平凡的事件，而是具有强烈的悬念、尖锐的矛盾和重大的冲突的事件，因而小说家就可以借此以施展自己的才华，寄托自己的情志，构筑起艺术的天地来。

小说家写历史，还免不了要调动想象、虚构等艺术手段。对于这种以历史事件为依托，进行一番想象与虚构的写法，有人会误以为是在篡改历史或伪造历史。其实这是不了解什么是艺术的想象和虚构的缘故。艺术的想象、虚构绝不等同于一般生活意义上的弄虚作假或坑蒙拐骗之类，其目的在于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，在于典型的塑造；使作为个别或偶然的人物、事件，达到更高程度的真实，变得更生动、感人，也更带普遍性。基于这样的理解，《被俘的戏班子》也就不仅仅是写某一个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戏班子，而是把它作为艺术形象，赋予它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为典型的意义。

然而，一切的真和假、虚与实，还是让读者去评议吧。对于有鉴赏力的读者来说，对作品的任何阐释也许都是

多余的。是为序。

1991年1月28日于广西大学

(1)

远处响着“突、突、突”的枪声。

天阴沉沉，飘着迷迷茫茫的细雨。

山脊间，崎岖泥泞的小路上，稀稀疏疏行进着疲惫不堪的中原解放军。他们遍身湿透，拖着沉重的步履，悲切地回眸哀悼牺牲在路旁的战友，挥泪告别躺在树下的奄奄一息的同志。他们咽下仇和恨，默默地向前，向前。

这是一支被国民党团团围困的部队。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，中国大地又燃起了内战的烟火。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十一个军三十余万正规部队，围剿中国共产党中原军区的六万之师，妄图首先清除这心腹之患，然后再向华中、华北、西北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。李先念、王震奉命率部自湖北宣化店突围。前有堵截、后有追兵，上有飞机狂轰滥炸，下有险山恶水阻隔，几经转战，突围部队已损兵过半。

丹江上游山洪暴发，江水翻滚着被冲垮的房舍、树木和一片片的庄稼，汹涌地向前奔流。河岸边一座山脚的坡

地上，七零八落地坐着一群轻装的战士。他们是中原军区京剧队队员。突围开始时，他们还用骡马驮着戏装、道具；如今，除一把剑和京胡外，几乎是一无所有了。他们默默无声，脸色比这天气还要阴沉。只有一个中年男子站立着，焦急地向部队行进的后方张望。这人个头不高，身姿矫健，一件半敞的灰布军装湿漉漉地紧贴在胸脯上，愁锁的浓眉下闪着一双大眼，那多日未理的连腮胡长得钢刷一般，浑身都具有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。他是京剧队队长王杰之。当前，主力部队自顾不暇，再也无力继续掩护非战斗人员突围，司令部为保存革命力量，决定让他们这支六十余人的文化兵，化装成民间戏班，自行北上延安。他们已在这等候了一个多钟头，陆续到来的队员仅二十四名。

前后两个方向的枪声一阵紧过一阵，王杰之绕着地上堆放的几个布包，转了一圈又一圈。指导员赵文华是个文弱的白脸书生，颇长的身材，戴一副近视眼镜，坐在那些布包上，一手拿着灰布军帽，一手托腮沉思着。

“怎么样，开始行动吧？”赵文华头也没抬，又一次催促着王杰之。

王杰之没有应声。他的心思是太沉重了：眼前情况危急，队员失散大半，化装突围困难重重，再加上队员一个个闹着情绪，不肯离开部队，这些问题在他脑中萦绕，急得他坐立不安。他本想再等一等，哪怕多等到一位同志也好，但部队四面是敌，情急如火，不能再等了。他又跑到山

腰上，伸长脖子向后瞭望许久，仍未见有跟上来的队员，只得走下山坡，紧咬了一下嘴唇，喝道：“集合！”

战士们有气无力地集中起来，排成两行。

王杰之在队列前转了转身，说：“道理我不多讲了。说实话，我也不愿离开部队。”他把手指向后方，“你们听，后面的枪声越逼越近，丹江对面也响起了枪声，主力部队精疲力竭，给养中断，难道还要别人掩护我们？军区首长为了保存我们这支宝贵的文艺队伍，才叫我们暂时离开部队。这是任务，是命令，还有什么情绪可闹？”他把手一举，“从现在起，我们要向后转，通过敌战区，绕过潼关，东渡黄河。我们公开的身份就是江湖的戏班子，名字叫兴生班。我当老板，赵文华、白玉蓉是正、副管事。今后大家要注意，不许再叫队长、指导员，我们互相的关系是老板、伙计，师傅、徒弟，任何人不得暴露身份。为了统一口径，现在由指导员……不，由赵先生给大家讲讲班史。”

赵文华走近王杰之，焦急地细声说：“情况紧急，我看事不宜迟，大家抓紧更换便衣，边走边说吧。”

王杰之皱眉想了想，抬头向队员们说：“好，特务连为我们准备好了便衣，一人两套，大家立即从里到外换掉。”

赵文华动手打开包袱，战士们没精打采地挑选着衣服。老艺人李月仙东翻西拣，提着件半新旧的呢料茄克衣，抖了抖招呼道：

“小鹏，这件上衣最短，可能合你穿。”

停了一会，没有应声。李月仙四下望望，自言自语

问：“嗯，小鹏呢？”

“刚才他还在呀。”答话的是个十四、五岁的小演员，他虽个子不小，圆圆的脸，圆圆的眼睛，看来仍显得非常稚嫩。他眼睛滴溜溜转了转，回转身向部队行进的方向看去，大声唤道：“小鹏——”

“小鹏——”李月仙也跟着呼唤。

王杰之放眼四下搜寻，也着急起来，瞪着眼问那孩子：“张大鹏，刚才你跟吴小鹏嘀嘀咕咕说些什么？”

“没说什么。”大鹏嗫嚅地答道。

“没说什么？！小心我敲破你的脑壳，你老实说！”

张大鹏偏着头，嘟着嘴，执拗地表示无可奉告。

李月仙走到他身边，抚着他的肩和蔼地劝道：“大鹏，你要老实说，现在情况紧迫，我们不能丢下小鹏一个人呀。”

许多同志都围上来好言相劝，大鹏嘟起的嘴渐渐平复，低下头吱唔道：“他叫我和他悄悄跟部队走，去找李司令员。”

“混蛋！”王杰之狠狠地盯住他，慢慢闭下眼站了一会儿，转身对赵文华说，“老赵，你领着大家先走，我找这小家伙去。”

“还是我去找吧。”赵文华应道。

“不，这小家伙顶犟的，别人降不住他。”他边说边选了两套衣服，叮嘱赵文华一些事，看看战士们已更衣停当，便把大家集合起来。

“同志们，大家马上就要跟着指导员……不，我又说错了，大家跟着管事赵先生走，我去找吴小鹏，估计他不会走远，找到他我就马上去追赶你们。一些注意事项，赵先生在路上会向大家交待。上级为了照顾我们沿途的生活，给我们发了这些光洋。”他拍着腰间拴着的一个胀鼓鼓的粮袋，并把它解下来举在手上，“同志们，部队现在非常困难，还给我们这么多钱，不容易呀！等会由赵先生发给各人保管，大家要保管好。”

他把粮袋交给赵文华：“你赶快分给大家，大约每人两块。所有剩下的衣物，所有的军事用品都不许留，一起捆扎在石头上，沉到河底。”说罢，他又细声向赵文华交待了几句路上该注意的事，提着那两件衣服便要开步。

李月仙手拿几件衣服拦了过来：“你把这两套衣服带给他。”

王杰之看着李月仙那关切的目光，拍拍他的肩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一定找他回来。”他接过衣服，快步朝前方奔去。

(2)

赵文华一行原路折回约二里地，便向东北方向一条山间小道插去。

经过四个钟头的急行军，原来响不绝耳的枪声渐渐隐去，队伍走到一座山顶的密林处，赵文华命令就地休息。时已黄昏，从早上到现在，同志们滴水未曾进肚，真是又饥又渴，大家三五成群地分散躺着、坐着。

赵文华之所以命令大家休息，一是离敌追兵已较远，可趁此等等王杰之；二是想就近找找老乡，做点饭吃。他独自沿着山头走了半圈，远远看见公路边的一座山脚下，有个三、四十户人家的村庄。他把党支部委员李月仙招来，建议带领全队队员立即进村。李月仙想了想，觉得这么晚进村不安全。那村子也难找到这二十多人吃住的地方，提出还是就地露宿一晚，等王杰之来后再作计议。赵文华原是江苏常州的中学生，搞学潮时入党，后因身份暴露由地下党转入解放区。他没有作战经验，面对这种局面，他心

中也拿不定主意，听李月仙说的有理，就决定让大家在这密林中休息一个晚上。

第二天凌晨，王杰之仍未返回。同志们饥饿难熬，有几个战士已深入密林去采野果充饥，更多的人是饿得昏昏入睡。赵文华又找李月仙商量，决定先下山找饭吃，然后再返回山上来。

下到山脚，隔着公路才看清这彭家庄的模样。村前，一座石拱桥架在环绕山村的小溪上，溪边，几个妇女在洗衣；村子两侧，是密密的苍郁的楠竹，全村几乎是一色的泥墙瓦房，村后那山长满了高耸的松林。

赵文华仔细观察了周围的环境，没见有站岗放哨的敌兵，也没见大量的炊烟和士兵晾晒的衣物，估计这小村不会有敌兵驻扎。他把李月仙、白玉蓉叫到一边，安排他俩领着一批队员在前，自己领一批队员在后，相隔五十米左右朝村子走去。

那几位在溪边洗衣的妇女看见这伙人走来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匆匆提着衣服、菜篮往村里跑，霎时逃得无影无踪。村子里家家关门闭户，如何是好？白玉蓉机灵地四下看看，对李月仙说：

“你去告诉老赵，叫他们在村东头竹林等候，我和你进村看看。”

这白玉蓉是个小生演员，三十左右年纪，中等个子，眉清目秀，穿一身细布深蓝长衫，一对黑绒布鞋，有股倜傥不羁的气概。他和李月仙走进村，挨户看去，只见那些

小户人家，半截泥墙不防风，青瓦见天不避雨，哪有余粮供这二十来人吃的？他们走到村后的山边，看到几棵大松树下有一户较大的宅院，两人多高的青砖围墙，院内两进二层楼的青砖瓦房，飞檐有些崩塌了，破碎的屋脊长满了芦苇和青苔。从这宅院看来，此家虽非富豪，必定是这村子的富裕人家。白玉蓉心想，要解决全队吃饭问题，除此别无第二家了；这家的人虽身份不明，但周围估计也无敌军驻扎，大家吃顿饭就走，料不妨事。于是，他向李师傅摆摆手，迳直向这宅院走去。

敲了许久门，忽听得“吱”的一声，半扇门开了一条缝，露出顶带红坨坨的瓜皮帽，这人抬起头，白玉蓉才看清是个尖嘴猴腮的干瘦老人。

“先生，找哪个？”

白玉蓉点头堆笑道：“我们是过路的戏班子，只顾赶路，错过了吃饭的地方，想借……”

正说着，院内走出个约莫四十岁的中年人，他上穿白竹布褂子，下穿窄脚灯笼绸裤，长得也是尖嘴猴腮，和那老头如同一个饼模打出来似的。他边走边说：“好呀，请进，请进。”

白玉蓉打了个躬手，跟着走了进去。院子里的青砖地面长满青苔。门厅倒还宽敞，厚实的木门油漆已经剥落，两厢是木板间隔的两个厢房，那些木桌、木椅、木香案也脱了漆，上面积满灰尘。白玉蓉看着这衰败的景象，又看着眼前这打扮入时的中年人，觉得十分不和谐。

这中年人通名彭国栋，自称是在县城教书的。一阵寒暄之后，他盯着白玉蓉问道：“如今兵荒马乱，你们怎么跑到这穷山区来？”

白玉蓉见问，不慌不忙地把赵文华编的一套班史简单地道出来：“我们是汉口的京戏班子，应西安湖北同乡会的邀请，想到那里去开园子。行至半途，碰到打仗，想返回汉口，无车可乘，又不识路，七转八转，行头、道具被抢得一干二净。现在两手空空，只得一步步往回走了。”

彭国栋仔细听着，还不时点点头表示同情。听白玉蓉说罢，他眼珠转了转，问道：“你们一共有多少人。”

“二十来人。”

“哦，这么多人……”他眉心蹙紧，自言自语说。

白玉蓉见他面有难色，连忙说：“彭先生不必为难，我们自己动手，简单吃顿饭就立即赶路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不过不怕你笑话，现在兵荒马乱，事先没有准备，这大清早，一时也难找到你这二十来人的菜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们权且充饥，不需什么菜，只买些来就行。我们自己动手。”

“那好，”彭国栋想了想问，“你们那些伙计现在哪里？”

“就在村口等着。”

“叫他们来吧。”

白玉蓉吩咐李月仙去领大家，自己找那老头买了二十斤米和三斤萝卜干。队员们一到，便七手八脚地做起饭

来。

饭刚开锅，这伙人一天没有进食，半月多来没吃过一顿米饭，嗅到那扑鼻的饭香，都纷纷拥到厨房里去。赵文华见状，立即赶进厨房，瞪眼把大家赶了出来。

这顿饭，煮了二十多斤米，队员们三下五除二，不到十分钟就吃得精光。吃饭时，李月仙注意到皮笑肉不笑的彭国栋已不见人，而且那瘦老头笑容尴尬，有意回避开去。李月仙感到这家人不太可靠，便提醒赵文华必须赶快离开。待大家洗罢碗，赵文华立即传话，要大家到院落集中，准备出发。人们刚集中完毕，坐在门外放哨的张大鹏仓促跑了进来，紧张地报告：“有情况！”

“小声点。”赵文华用手指指嘴巴，迎上前悄声问，“什么情况？”

“有敌兵。”

赵文华大吃一惊，匆匆领着李月仙随张大鹏奔出院去。果然，村外小桥上有两个敌兵。他眼紧盯着前方，向大鹏命令道：“叫大家注意，准备战斗。”

话音未落，忽听得东面竹林里传来响动声。赵文华一看，嗨，只见二、三十个荷枪实弹的敌兵正跑步奔来。前是水，后是山，赤手空拳，如何是好？赵文华紧张地问道：“怎么办？”

李月仙没有应他，一把拉住张大鹏，转身便往回走。

队员们个个站立着，见赵文华返了回来，都眼瞪瞪地听候命令。李月仙见赵文华不知所措，当即把手举起